42
37
22



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際第
際發訂

宦侍誤國

熹宗天啓七年秋八月懷宗踐祚冬十月魏忠賢伏誅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太監孟進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並免 上御日講畢

名閣臣入便殿、出劉遵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自云贊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其盡撤各邊內臣十一月戊辰諭曰先朝於宣大劉遵東江諸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俱聽經督節制無復委任不專以藉其口光爾諸臣宜體此意先是自萬曆以來礦稅既行騷然苦之既而魏忠賢擅權猷骨剝髓天下重足而立上即位首罷之朝野翕然望至治焉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二月論戒廷臣結交近侍

二年夏四月以內官監太監曹化淳提督南京織造

狹七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南下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太監馮元昇嚴重乞始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軍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

督京營、

三年春二月司禮太監曹化淳等各廕錦衣衛指揮僉事、

四年秋九月、命大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冬十月、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薊遼、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部希詔西協、十一月、以太監李齊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萊兵餉、初丁、既罷諸內臣、外事俱委督撫。

然上英察輒以法賙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監行營、自是動以威脅上官體加于農司、輦相蹇蔽矣、龍工部郎中孫肇興肇興監督盛甲廠、以希詔旨張彝憲上怒落職、

五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肴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假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為侍郎也、貳尚書非貳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

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已之雖大拂
弊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
者宜遷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興
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
竟削籍　秋七月以可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戎政　冬十二月南京禮部主事周鍾上言內臣用
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
抑之今張弊寵用而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
之撫鳳雖許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
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
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救閒矣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
若夫孫肇興王弘祖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慨
無不罷斥未能屈指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
之漏綸從此以後草茅臣子憂衷天言孰狥中貴之
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
繼咸疏救之不聽　以司禮監右少監劉勞提督
九門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合進俱納
于御馬監實資金貿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騾亦郤之

六年春正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
疏劾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不宜
侵輔臣上召廷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
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
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宮皆
爲內臣耶劉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
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
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偕王坤
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周延儒曰志

道其專論內臣實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
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
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省同提督諸
臣盤驗收放　六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諾協同
守備　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勦禦有監紀
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恩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
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監復以閻恩印
同總兵張應昌合勦汾陽知縣費甲鏸以逼迫蒼供
億墜井死　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寧張國元

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　秋七月敘內臣寺
萊州功徐時得濯升各廕錦衣衞正千戶　命湖廣
守備太監魏相監視登萊兵餉
七年春二月監視登萊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
上太平十二策內嚴監視因求罷不允鰲獻於外
總理太監張燾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貌許之
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
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資冊之令
皇上從之特在剔奸弊非欲羣臣諂膝也乃上命

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房臣得免阿責爲幸
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
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逆瑞方張時輩子
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爲榮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
國家自有觀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所爲太息也上
以越職言事責之既張燾憲亦奏辨謂覲官參謁乃
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
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
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

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憲即長揖秪增其辱
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巡外臣
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夏五月陝西按察司副
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弛官府太監王坤
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界如自鏡言則地
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　六月敕禁旗功廕
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表禮楊進朗盧志德
各百戶賜衣幣以旌擊盜屢捷也　罷各道監視太監
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
小臣工比省多營私圖恤民艱靡謹者又迂疎無通
論已已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土大夫負國家
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深該
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引罪令經制麤
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
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侯漕竣即回監供職
惟關寧薊遼外境高起潛兼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
故　秋七月發幣金蟒段給監軍太監高起潛賞功
九月司禮監太監張從仁改內官監提督九門

冬十月命兵部同內中軍張元亨崔良用往西寧監
馬及茶馬御史易壯馬　總理戶工二部司禮太監
張鯨憲改司禮監提督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
邊臣之情歸命軍容無事熏成爲恭底至推委百出
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
持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籍口迂用
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即撤今行之無績益宜
撤不聽　十二月以乾清宮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
戎政撤南京守備太監劉承詔張應朝以司禮太監

梁淇奏內官太監張慶乾協同守備
八年夏四月承運庫太監周禮言舉禎六年七年省
直金花銀共通八十九萬命趣之　冬十一月太監
高起潛弟應銅衣衛中所正千戶世襲
九年夏六月命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秋
七月我

大清兵至居庸遣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荊關許進忠守
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勇衛營太
監孫維武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馬水沿河兵

部尚書張鳳翼督援兵出師以監視關寧太監高起潛爲總監薊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爲提督同山海總兵張時傑屬起潛給起潛金三萬賞功牌子賸賞格 以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爲副提督巡城閱軍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毓以國徵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長輔爲分守太監劉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大監杜勳分守 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往上諭閣臣曰內臣即日流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歟之用內臣耶 以司禮太監盧維寧總出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內中軍太監孫茂霖分守 八月命科道各官分地督運從太監張彝憲之言也石廷臣於平臺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參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禎者敘內臣功爲借援又請寵內臣督兵上勿善也是日上怒甚曰仇維禎方主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謫 九月我

清兵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追擊路總

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擊之偵騎報師已盡
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司禮監太監
孫象賢調南京同張彝憲守備　冬十月工部侍郎
劉宗周上言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
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所當緩
急之際必依以大任三協有遣遏津臨德有遣又重
其體統等于總督中官總督將宣總督于何地是以
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
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
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黎制
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賜太監曹化淳等綵
幣晴各進馬也
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
淳廠指揮僉事各世襲賜金幣初化淳為京營提督
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俱敝去至有叩京師城下者皆
稱京營兵莫能辨　十一月敘禁旅功太監劉元斌
廠錦衣衛百戶各命御馬太監陳貴總監大同山西
宇文炳分守御馬太監王夢弼分守宣府昌平鄭良
輔協理　名兵部左侍郎王業浩司禮太監曹化淳

于平臺　十二月曹化甫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世
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十年春正月常熟張從儒訐錢謙益温體仁修郤下
之獄謙益嘗爲王安作祠記太監曹化淳者故王安
門下也謙益得免體仁尊致仕還　詳東林黨議　以御馬
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逖捕王之俊副之司禮太監
曹化淳提督東廠　分守津通臨德總理太監楊顯
名黎前巡鹽御史張養高欽舜各侵稅額詔逮之時
養先卒下撫按錄其家　夏四月命南京守備太監

孫參賢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清覈兵馬械杖
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雅關內道楊
于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諭總監原以總督體
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時
監視之該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欲滿則督撫鎮道
皆有所悍以飭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上方
倚任中官不察也　秋七月工部員外郎方逢謫外
逢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
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感

激聖恩、苟知報答何論內外、毋見廷臣處地懸絕、不
若宮庭督御効忠倍易、凡此內臣、徼茲曠典、孰不欲
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鰓鰓過計也、刑科給
事中何楷駁其通內、旨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
三級謫外、冬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
提督京營、孫茂霖分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
京城巡捕、
十一年春正月、任丘清苑涞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
各有商不法、上以內詿誤、逮入、責撫按不先、劾爲瀆職、延
綏如此遠地、可知命部院申飭　二月丙申、城蘆溝
各營極城太監督役掠塗人受工、民力爲憾、冬十
月、以御馬太監邊永清分守薊鎮西協、
十二年春正月、敘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
廕錦衣衛百戶　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
鹽課賦稅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張棨提督九門、王
裕民總督京營戒嚴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九
月、以內官監太監杜秩亨提督九門、
十二年春三月、詔撤各鎮內監還京　夏六月、大學

士薛國觀免、先是上名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對曰、使厥縝得入朝士何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浹沾背、於是專偵其陰事、而國觀亦褊忮、坐通賄收詳東林黨議

十四年夏四月、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秋八月辛酉上幸太學、以重脩告成也、正一眞人張應京諸扈從臨雍、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于太學、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釋奠事、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冬十一月、禁

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于是侍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十二月、諭停內操、勑內臣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毋干外政、并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十五年春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御史楊鎔願上言宜讀敎諭申結交內侍之律、因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其者誘人作奸挾仇首告矣、夫何人以陷禍擠人而肆噬、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其不即罹於法、探之皇上泣罪解網之

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緣倒東廠寬而刑罰可以漸省抑臣復有請焉如臣子獲罪但勅撫按檻車送詣闕下不為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飲饑為害甚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戕鋤逆校尉奉使需擾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承恩提督勇衛營　冬十月詠司禮太監劉元斌初元斌監軍河南羣盜在陝逗留歸德不敢進縱諸軍大掠殺檄汲者論功及論倖未得官即奏辨上怒并誅太監王裕民

十六年夏五月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秋七月戒廷臣私謁內侍果有事剪房商之　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南京　冬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訌竟無能為上畫一策其罷內監撤廠衛內臣日夜交致之故延儒始終皆以瑾敗初延儒受主眷深諸璫稍稍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盈忽之不為慮迨覩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

發其蒙蔽狀上信之、兇昌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
十七年春二月、李自成自山西趨眞定保定、命太監
高起潛等分據要害、三月、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
勳迎降、入居庸關、太監杜之秩迎降、以司禮太監
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名前太監曹化淳等分守諸
門、丙午、賊騎薄彰義門、太監杜勳縋城上入見大內、
張皇賊勢、語守瑠辈曰、吾黨當貴自在也、是夕太監
曹化淳開門降、上亦

咨廳泰曰嘗聞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而房身
薰宇動相衛達金貂左瑁曰含天憲者所由來
漸矣然秦以趙高敗漢唐以宦侍亡太祖鑒之
凡內監不令讀書取備掖庭給灑掃而已及乎
中葉寵用刑餘英宣武亶亂者四世此至愍宗
沖齡踐祚虐謀天縱手剪凶瑁雖李閏有何安
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而卒之張逵坐收其露
無變不動色而去大奸斯巳奇矣然其初年江
南織造即便撤還塞北監軍悉皆免罷仍諭內

臣受命始出禁門延臣在官勿交近侍于時頃
笑不假孤鼠無竊宮中府中肅清極矣詔意猶
水陳兵井泉舉火而問錢穀則大僚不對咨嘆
等則肉食寡謀秦既無人王貞孤立乃始參任
貂璫往來給使勞軍轉餉偵刺行間蓋亦有所
不得已也自是之後曹化淳等以錦衣蒙蔭而
張彝憲總理戶工唐文征親督京營高起潛監
馬錦寧張其鑽盤驗收放內外各司必兼貂貴
緣邊諸鎮復設中涓語云西頭勢重南衙棍機

權過宰相良不誣矣其後高弘圖熊開元次第
救劾俱元璐袁繼咸先後上章俟覽用事而米
穆發疽朝慰即席而魯公爭坐國體既傷宜士
大夫之所鄙也然而英主在御太阿未落非有
王振土木之罪汪直西廠之酷劉瑾不軌之謀
魏忠賢閹奸之狀而潛窺意旨馴致敗亡者無
他陽授以國柄者猶摘龍之珠而陰寄以耳目
者宣竊叢之神也總之懷宗怒在門戶故必用
甫節以伺膺洵而懷宗疑在蒙蔽又必用弘石

以發楊賈卒之中常子弟悉合黃巾涼州議郎
責輸貨賄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以予論之崇禎
初造人望太平假令推誠置腹則煬竈可除任
賢去邪則小羣可滌與其詞之于閹人孰若信
之于正士面天獨坐囚無事此曹也獨奈何輔
國就誅元振更用左悟既殺張讓復然沿疆之
踰乃爲識者所悼惜哉

中原羣盜

崇禎元年延安饑十一月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
附之自米盜王二等復合徒衆剽掠漸城韓城間時
承平久矜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宴
庸而耄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饑氓徐自定耳丁

是有司不以聞盜偵知之益恣刼宜君縣獄北合嘉
胤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二年正月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
告急請兵撫標止步兵三百人陝西巡撫胡廷宴延
綏巡撫岳和聲各報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咸縣
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
關金鎖關等處流賊恣掠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
熾也由喬應甲撫秦置益刼不問實釀其禍今再益
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
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已巳固原逃兵掠涇
陽富平執游擊李英　二月陝西備兵商洛道劉應
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川兵敗賊署陽守備黃元極擊
賊馬蹏被殺猶手刃賊不置賊走漢陰應遇遣兵追
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
並自殺漢南盜平　三月丙子流盜掠真寧寧州安
化三水　四月甲午固原賊犯耀州督撫蔡政洪承
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圍賊于雲陽幾覆之賊乘夜
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　劉應遇以千人偏漢

中賊于西丁峽、寧羌知州陳元璽失防盜遁、巡按陝西御史吳煥言秦寇憔掠、吉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狃于積弛、束手無措、則舉而委之邊兵、至延綏撫臣哈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撫欺飾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西、安延安諸邑皆被盜矣、盜發于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釀之也、十一月京師戒嚴、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以兵入衛、諱于涿大掠良鄉、如杞逮論、而西兵皆

怙邊勁卒、潰而失次竄走、剽掠山東、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青澗等縣、起前總兵杜文煥剿之、三年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掠綏德衆三四千、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斬首三千級、賊道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賊走西川官兵追擊、降三百餘人、餘大奔、苗美叔苗登霧啸聚于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崇禎二年、秦大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延綏巡撫楊鶴井肅巡撫梅之煥分道

勤王、兩年、復以猶餉而譁、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
間、倡饑民爲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
竟汰裁餉至數十萬、秉障兵咸譟而下、又以給事中
劉懋請、裁定驛站、即給郵乘傳有額毋濫用縣官錢
歲省費無算、謂蘇民力也、而河北游民向籍食驛糈、
用是益無賴、滅不登無所得食、所在潰兵煽之、而全
陝無寧土矣　命洪承疇以都御史巡撫延綏、王
嘉亂陷府谷、他賊入山西、犯襄陵吉洲太平曲沃、
四月賊王子順黃美恪薛縣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

五百里俱鄰陝河最狹、賊皆神木渡河、陷蒲、已分三
部東犯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賊首自
號橫天一字王、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康、
六月王嘉亂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洪承疇
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延安知府
張聲都司艾穆處賊于延川、賊求撫、王子順張述聖
姬三兒等俱降、王嘉亂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
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
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郡小

泉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禁綏其淫掠如故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于此矣

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六七年來蔓延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經原屯糧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勢也所斬獲皆饑民也而真賊飽掠以去矣其撫也非不祷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井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斗粟金三錢營卒乏食三十餘月節慈毋不能保其子彼官且柰兵民何哉且適來貪酷成風民有二金不能供納賦之一金至于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賊而傾八百金之產柰何民不驅爲盜乎若治兵曠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揀練以備實用也　山西流賊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七月御史黃道直言盜起于饑請發帑銀易米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路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八

月王嘉亂勾西人入犯、佯乞降、仍奪路走黃甫川、復引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幹潰、十月王嘉亂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復陷府谷、大盜李老柴于廊雒間、糾三千餘人攻合水、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六百餘級又敗之寧州、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梁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砲、砲炸兵自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十二月乙巳盜神一元破寧羌、據之殺參將陳三槐、圍靖邊副使李右梓固守、賊勾西人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逐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神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分未山西賊犯平陽、庚寅王嘉亂渡河掠萊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卻之、己亥命御史吳甡賫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剋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彼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或脅從、僅入賊黨、若肯歸正、自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上名輔

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于文華殿上問山西接察
使杜喬林流寇之事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近聞
渰已渡河河曲尚阻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
前言寇平何尚阻也對曰山陝隔河倏去倏來故河
曲獨被困問河曲之路曰賊未嘗攻大搶儧良爲之
內應今不早圖有誤國事上問陝西豫政劉嘉遇以
流寇對曰流寇因兵餉不足故難勦耳且寇見官兵
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又問
近寇所在對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上凝思久之命

寧武總兵孫顯祖言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
勦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或調邊
騎夾勦命下所督便宜專制總督張宗衡以兵餉金
乏竟不行二月壬子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
保安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復糾賊數萬圍
寧夏都指揮王英兵潰諸道將棄城南奔戊午一魁
至慶陽破東關游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　戊辰
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即援宜君賊趙和尙
等南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各賊分犯不知其數

壬申神一魁陷合水、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時議招一魁散其黨、癸未賊帥孫繼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御座于固原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該營各解散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見戚矣　甲午陝盜劉五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蘆保嶺、衆各萬餘、分犯平涼固原、擾州涇陽三原、盜混天猴薄寧州、分犯環縣　賊陷武安走平涼、許拜官兵襲陷華亭、時大盜王老虎圍莊浪、曹文詔王性善

西勦諸賊乘虛四犯、楊鶴給降人牒、令各還鄉、僧兵豪千餘人、以參將吳弘器領之、駐寧塞、而宜君雒川盜又蠭起矣、副總兵曹文詔擊賊于栗園大敗之、四月己未神一魁降于楊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後其事上言、乞賜二萬金賑濟、又止巡撫練國事、北征宜雒、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其脅從饑民、各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　省臣劾宣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恇怯玩寇、上切責雲中等、平盜自賜、時言官交論鶴鶴疏引咎　曹

文詔等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丁卯延綏巡撫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八、庚午賊陷始興、

御史吳甡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委同知趙鴻年分賑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愛賑、撫賊七千有奇、降盜不沾泥擁衆牧糧、賞復反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三千人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官兵屯西川雙湖峪、其間窩寨六

六有四、皆險絕、盡爲賊藪、承疇乃令在在設防堵截、不沾泥、照率百騎逃關山、鎮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手殺賊目雙翅虎、傅獻策金龍以自贖、五月乙亥、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闖王虎金翅鵬乞降、金翅鵬即王子順姪、戍功也、餘賊走宜君、其衆二萬、陝西都司賈綬堯追寧塞、遇賊于唐毛山、賊六營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寧塞之逸賊稍殺矣、

御史吳甡至榆林、鎮以晉兵過糴斗米銀六錢、草根木炭俱盡、人至相食、甡因奏榆

林爲西北雄鎮宿將勁兵出焉非他鎮比雜賊幸利
商民欣赴初無損于晉若以防河爲名而絕秦人之
命恐誅國不在此也　延安賊趙四兒以萬餘人掠
墕城郃陽鄜州黎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斬三
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時榆林連旱
四年延安饑民甚衆西安大旱巡撫練國事更請發
帑賑濟不報趙四兒壽降　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
等駐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詠之上謂賊勢嫩甚招
撫爲非殺之良是命吳甡覆奏　丁酉延綏榆林大

雨始有禾　庚子盜滿天星降于楊鶴鶴遣其驍勇
盡營中故其黨萬一千人即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
月皆叛去　壬寅賊萬人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
降丁內應城陷　六月癸卯曹文詔擊斬王嘉胤于
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
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
塌天被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
活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　辛酉鄜州賊混天猴張
孟金謀襲靖邊張應昌邀之于真水川敗之追斬四

百餘級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萬餘人自茸泉犯合水洪承疇率兵追擊敗之茸泉山中混天猴等乞降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營于太平原楊鶴王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給事中毛羽祥曹履泰各奏撫賊貶衛之弊癸未逮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之丁亥曹文詔等諸將擊賊連敗之賊奔東北是役也合督撫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山谷延安慶陽千里內暫安焉甲午賊趙四

兒六千餘人東渡山西總督洪承疇等兵從之賊入沁水縣縣東北有竇莊故張忠烈公鈐里居也先是鈐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墻為堡甚堅至是賊犯竇莊五典已沒鈐子逋濬道濬僦官京師惟鈐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去霍氏語其少子逋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躯率僮僕為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

北兵備王臺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辛丑陝西賊陷中部王承恩擊斬千七百級　八月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斬其餘黨五百餘人西路漸平

先是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御史吳甡確查報聞甡上言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蠭起西路則神一元破窯寨安邊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餘黨潛臨巷劉六等衆不下數萬掠環縣寧州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

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青澗脇從甚衆幾于無民流刼延南黠燈子衆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甚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等降于榆林餘賊遂徙而北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刼掠于是有官賊之謹而人致恨于招撫之失事矣黠燈子衆五六千在青澗旋撫旋叛慶陽鄜臨巷劉六等亦曾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

追贓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賚
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
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山西賊
陷隰州蒲州、命許鼎臣巡撫山西、洪承疇駐慶陽
報之、餉已承疇兵大敗趙四兒于山西桑落鎮、九
月山西賊入河北、犯濟源、神一魁復叛據寧寨、刦
守將吳弘器范禮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
以獻、盜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五部恣
掠、宜褚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
出戰、士人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
給事中魏呈潤劾大亂落職、壬辰命洪承疇總督
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黃友才復叛而遁追
斬千一百級、洪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即梟燬子
也、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
苦之、至是伏誅、平凉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
星蝎子塊與紫金梁等其數十部、自賊據中部、官軍
攻圍兩月不下、冬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
之、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丙子陝賊譚雄陷安

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閩十一月王承恩誘諭雄等孟人斬之　癸丑陝賊不沾泥張有孟等陷安定甲子王承恩克安塞斬五百餘級即進勦安定賊潛走綏德、降丁混天猴匄盜陷甘泉刼銅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備兵河西張允登戰死洪承疇聞之遣王承恩分勦以甘泉廊延咽喉而自以四百人赴之賊勢日熾承疇日不暇給矣　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賊蜘子塊于萬泉　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備兵僉事郭景虜死之　己丑諸降盜復叛攻

綏德　上憂延綏賊蔓及山陝督撫請剿疏切責戶兵二部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十萬金接濟秦中甲午孫顯祖于河津聞喜等處與賊大戰俱捷

五年正月延綏賊偽爲米商入宜君遂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寧大掠四出山西巡按御史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隣爲壑給事中裴君賜晉人也上言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勦撫蓋當事之無定見如此　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勦費并以勸農從之　先是寧塞逸賊

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
陝撫練國事檄固原備兵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
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僉如旬同副總兵董志
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新叛賊塘
馬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食乏互相猜疑洪承疇
從鄜川間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
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
里斬首千餘級傷隊無算而寧塞之寇盡矣惟渾天
猴等尚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

爲用兵來第一 戊午洪承疇等擊敗賊于槐安堡
賊雖竄窳尚破華亭擾莊浪而官兵追捕皆破膽潛
匿先是延西諸寇承疇偕文詔先後清蕩而鐵角城
乃邊盜藪郝臨庵可天飛爲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
其伍耕牧鐵角城爲持久計聞他盜盡平甚懼承疇
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自西澳
捷後軍聲大振曹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
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
憊甚矣 甲子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奏曰三秦

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閫中藩屏榆林又爲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閫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民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饑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撰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脈延慶未嘗以全秦脈延慶以秦脈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脈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爲饑民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騖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勅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牛種爲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張應昌等擊黃友才斬之　二月寧塞道兌復熾

庚寅盜夜入鄜州衛兵會事郭應響殺之　三月

壬戌陝西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麟赴任七日城陷遇至竟坐棄市人皆寃之　四月湖廣流盜自興國入

江西泰和吉安等處　七月山西賊陷大寧　八月

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洪承疇令脇從者免叙降四千餘人散者亦數千人餘賊散匿山谷　山西巡撫

宋統殷擊賊于長子賊幹泌求庚辰賊首紫金梁老

回回八金劉以三萬衆圍寧莊時張道濬得罪家居
率其族禦之賊多死聞泰師且至懼欲乞撫紫金梁
呼于壁下道濬登陣見之紫金梁免胄前曰我王自
用也誤從王嘉亂故至此此來乞降耳俄老回回亦
至道濬諭之曰急還所俘散若徒衆吾爲請于撫軍
貸爾死賊乃還所掠援營而西入陽城界道濬以賊
情告于統殷曰賊狡未可信因遣使往覘賊諸賊咸
就約惟八大王闖塌天五管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
決諸軍乘賊不備輕騎襲賊營賊怒南犯濟源陷溷

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陟暉縣遂圍懷慶上以
簫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燧賊自贖賊既盡
嚮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殷備兵冀北王肇生率軍次
陵川扼賊北走遇官軍賊死鬬互相勝負會
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窮谷而登大譟官軍
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將
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師畢會大破賊于桑子鎮賊
復入沁水　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

人援懷慶、癸未王承恩敗安塞遺賊于西州胡堡、
賊目喬六自斬其魁以黨降、餘遁延綏稍寧、十一
月巡山西巡撫宋統殷以許鼎臣代之、十二月張
宗衡許鼎臣同逐賊臨縣、賊聘入盤磨山、山方六百
里、險阻亟虎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龍
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金梁以秦豫羊兵俱集澤
潞東南、遂乘虛從沁州而北入榆次、又入壽陽節太
原不五十里、許鼎臣撤師北歸、時賊首亂世王與紫
金梁爭一掠婦、搆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歸、廷議方

督進討、諸將諱言受降、樞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始
爲請于朝、混天王唯唯、泣涕而去、亂世王與破甲錐
合謀圍紫金梁、賊分爲三陷霍垣關長子諸縣壬辰
陷遼州、是月除夕也、是月廵和尚等賊、斬其魁霍
維瀚以降、諸將分頭入營、還宜君、
六年正月丁酉賊闌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將大
隊在山西、分爲二、一北向西犯平縣寬峪關、一南向、
河北懷衛之間、盡遭蹂躪矣、丁未左良玉敗賊于
沛縣酉、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謀渡

河南、犯　癸丑進曹文詡都督同知、文詡連敗賊于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二月許鼎臣曹文詡亦平定、張應昌屯汾州、駐太原東西以禦寇、賊踏林縣山中、饑民相望而起、左良正敗績于武安河南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賊益熾、左良玉勢孤、乃請鄧玘兵相援、備兵并監副使寇從化僦寺備孳定王國璽逐賊畿輔、陷賊伏中兵敗死巳畧盡、賊長驅保定、備兵副使盧象昇集鄉兵禦之　曹文詡敗賊于榆社、時文詡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次敗北

年、三月蜀賊羅汝才、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石砫土司馬千乘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馬鳳儀敗沒、丙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張道濬設伏于三縠四、賊至伏起擊之、斬其魁、生擒賊首滿天星鬬王賊大奔、巡撫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　四月丙寅山西賊陷平順、乙酉前文詡敗賊于陽城、斬千餘級、河南西路賊自嶺縣入河化鎮所在守將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將賊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癸巳山西巡撫鼎臣以

流寇恣掠、詩編積逋、并豫免數年額賦不許、已酉
上以勦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監
陳大金閱思印謝文舉、及戎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
左良玉鄭玨軍、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
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庚申曹文詔
夜襲賊于偏店、賊亾走、墜山谷者亡算、盡前、舜諸將
會兵逐之沙河、奪馬騾數千、賊自鄧鄆南走、　河北
賊陷、涉縣、　六月乙丑、川兵潰于林縣毛兵殺傷甚
衆、潞王告急、乞濟師、　丙寅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渝

安諸邑別賊自陽城垣曲來合于濟源、　山西賊陷
和順、　辛巳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
上念中州寇盜蔓延、命總兵侯寵王樸分將京營兵
監以內監楊進朝肩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
三百、健丁三百、馳赴中州夾勦、　七月乙未賊屯彰
德、汾州、張應昌進勦汾陽知縣費甲鏸以逼迫苦供
億、投井死、　丙申山西賊陷樂平、　河北賊攻彰德、
左良玉禦却之、　辛丑山西賊陷永和、旋陷沁水、賊
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陷之、　八月丁亥陝西賊

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分寺固原參政陸夢龍戰於
綏德城下死之　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
賊首張有義即一斗盞燈也　十月丁卯山西河北諸
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閿鄉陷澠池分入河
南湖廣漢中興平　幾內賊至寧晉掠南宮甚慘尋
走五臺山山周數百里賊據險顯通寺其中新儲皆具
險阻足守官軍不敢擊　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
陽庚申陷盧氏徧掠汝州淅川內鄉光化均州戊寅
犯南陽　庚辰湖廣賊假道晉客陷鄖西　癸未湖
廣賊陷上津丙戌陝賊陷鎮安　時秦賊既盡入晉
流突畿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
斧獨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
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
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
潰佚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亦分兵擊賊
首一座城斬之延水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是
年陝西山西大饑
七年正月壬辰降盜王劉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

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劉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
九人、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孝義土賊也、而嵐岢大
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橫、會大旱、饑民投賊者逾衆、
饑輔兵漸集、賊西竄、　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
城、掠光化新野、而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
賊四五千人入鄖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　辛
丑陝賊陷洵陽、逼興安、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興
安賊連陷紫陽平利白河、道臣王在臺固守興安、洪
承疇赴援、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雒、賊南被鳳縣、

入四川、癸丑陷潼安、乙卯楚賊陷房縣保康、南
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
宜以宿壽襄葉爲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救淮
撫楊一鵬急宜預備防賊東犯、　二月壬戌、蜀賊陷
興山壬申入巴塘陷夔州一宿去　賊既蔓延秦晉
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延議以爲各鎮撫事權不一、互
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
僉擬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詔進延綏
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

四川軍務、踈賊所向隨方勦撫、奇瑜檄諸將會兵于陝川、三月己丑、南京右都御史盧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饑黎、一難民、宜分別勦撫、上善之、下總督奇瑜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四月丙辰、進撫治鄖陽蔣允儀以失陷鄖西諸邑也、川賊渡利州河、札陽平白水等關、分四路土人力拒之、賊走奉節、楚賊在房縣、婦倍于男、總兵張全昌連擊敗之、

甲戌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饑陝西、時山西永寧州民蘇倘哥殺父母炙而食之、川賊三萬人返屯鄖陽之黃龍灘、分三道、一均州、趨河南、一鄖陽趨湖川、一趨商洛、盧氏、張應昌兵敗于均州、丁丑川賊復入陝陷兩當、巴、寧、陷鳳縣、先是三邊總督洪承疇因捕漢犯甘肅、即漢中北行至棧道、青橋驛、聞川賊數萬營寧羌、乃返至汧州援之、賊出陽平關過河、犇鞏昌、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盛、須益邊兵、乃檄副將賀人龍劉成功等兵三千、赴鞏田夾擊、及兩當鳳縣連陷、賊分道一向邊方、一向漢中、知府顧棧道

守雞頭岡賊不得前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郤之賊走石泉漢陰又別部賊二萬由鳳縣趨寶鷄汧陽求撫承疇姑慰諭焉時撫治鄖陽盧象昇總督陳奇瑜以數省兵力萃于楚楚賊盡西奔漢中而川巴通江入西鄉者復三二千凡名賊盡竄漢中興平而接于商雒癸未賊復謀入川阻大江入西安之終南五月陝剿賊陷文縣文縣去歲大旱入秋早霜冬無雪今春不雨斗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畧鄜延一掠延慶官軍跡之賊皆傍終南山竄入商雒羣盜畢集深入太嶺承疇會師進逐之遂東走綱峪川復入大山遠竄　己亥賊復出再陷鳳縣漢南拊撫之賊一出饑道西陷麟游永壽東陷同安廉子賊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州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西授甘肅　巡撫陝西總國事奏今日寇難有五曰欽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調甘肅自寧夏甘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隨奇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二曰欽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新餉即使支盡不

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日缺官荒盜
頻仍有黎罰戴罪有追賊客效有失城就逮道府且
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
故缺官宜急補而黎罰亦宜少減也日宗藤秦俗篤
悍貪宗尤甚亟逋賑金漸不可長日驛地秦晉驛遞
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千倍故人人思遁凡在
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洪承疇進師岐山驛三原
賊十餘萬承疇兵僅二千張疑設伏賊從耀州奔同
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踰

韓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千人副
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
專事盜所向為援勦　六月丙寅總督奇瑜部撫象
昇勦竹山竹谿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奇瑜
復敗賊于祓石斬七百餘人溺死五千餘人墮崖死
者二千餘人　七月陝西降盜陷隴州　巳丑洪承
疇奏言入陝猖獗之賊大抵可十四五萬明知官軍
一二萬不能四馳持其勢衆有伏遮進則勦賊之難
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

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糧芻之難、賊入山負嵎、官兵相持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請臨課銀三十萬、加曹變蛟秩、鼓其敵愾從之、辛卯賊至鳳翔西關、稽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絕以門不啟、晡須繩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為辭、劾地方官紳、撓撫局、以激士怒、命縋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　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無計、登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至濠畔、語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鄠、盍屋密檄沿途官兵防備、更設伏盍屋之次、水溝時禾茂尼、泥濘不任馳、伏發截其半、國事遣官宿之、諭殺渠自贖、予上賞、墳之一賊斬國棟以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餘人、餘仍入南山、乙未、洪承疇進次華州、各賊開之、自朝邑折而北、犇澄城郃陽、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犇、云犯西安、洪承疇馳一日夜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賊、賊颺至西安東境、官軍以力疲

未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奎昌曹變蛟閒道走渭華邀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紅鄉溝追賊游擊李效祖梱永鎮力戰賊卻不能出關因登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問道勦之丙午、賊覘知官兵意夜走商雒初老回等萬餘先踞南雒山中今又益盜萬餘其地山谷險阻、承疇率諸將吳三千人赴潼關大峪口截其出仍備閿鄉靈寶諸處、總兵尤世威兵潰于雒南羣賊越盧氏、犇永寧先是守監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任戰空艮玉兵白內鄉赴援盧氏、慶陽賊南下、烽火徹三原涇陽耀州富平、八月上旬啓諸將分鎮兵四萬五千、並赴河南時豫賊衝突禹許長葛間凡十三營、太營在永寧盧氏、約九月向山東誘官軍東出謀襲汴梁　陝賊復陷隴州屯州城、決月衆將賀人龍等援隴州賊圍之、羣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為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餉官軍攻諸臣動稱斬馘郤捷賊勢不減　總督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延安民、並令還鄉先是賊為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

西諸險賊饑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凡數萬人奇
瑜專事招撫愛其降機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
者諸盜未大創本無降意徒以饑疲困于地險不得
進姑從款以紓我師奇瑜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
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衆漸不受繩束仍事殺
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
壽勢不可遏矣　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入龍舉
以襲賊郤之　閏八月乙酉陝賊陷靈臺辛卯陷崇
信白水丙辰陷涇州河南大旱　壬寅陳奇瑜至
鳳縣時賊盆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
安西南則蓋屋竇鷄泉殆二十萬始爭其兒愚分兵
出禦而兵已寡矣　九月賊二十餘營西至函谷關
東至河陽連市百餘里別賊萬餘連營雒南闕鄉
癸亥陝賊陷扶風　庚午命吳甡巡撫山西　甲戌
豫賊東至于顥水大隊盡入黃州廣濟　兵部檄河
南兵入同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與平山
西兵入韓城蒲州　丁丑陝賊分三部一由鳳縣攻
漢中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橦劍州犯蜀一由寧

羌犯廣元、辛巳洪承疇遣副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　十月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況邊地窮荒、蕪居無食、僅曰免死、遂其心易慮乎哉、癸巳河南盜掃地王等趨江北、自英霍、分掠潛山太湖宿松、別部陷陳州靈寶、己酉楚賊首京山間道趨顯陵、明日遁入山中、時大寇仍聚秦中、老回回屯武功、

辛亥河南賊陷盧氏、上以秦寇猖獗、毛予逮巡撫練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　官軍三敗賊于華陰南原之間、斬首千二百級、十一月總督奇瑜請各撫鎮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后大潰賊氣日熾故有是請、欲分委其過也、壬戌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庚辰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先是西寧移將領、承疇還軍定

亂賊遂分陷關隴西寧既定承疇自井陘旋師東行賊聞承疇將至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宛維間左良玉寬澠池總兵陳永福合鄧玾軍南陽頗有斬獲而山西防河之戍多逃自靈丘廣昌徑走五臺陝西鄖陽各處告警賊游兵東下常德

八年正月丁巳河南賊陷滎陽屠泥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爲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嚮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河南北諸盜復分爲三一走伊汝陷滎泥焚掠無遺東剿及鄭州復分道犯商城一自葉縣南圍汝寧一自懷慶東渡河掠豫德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眾汝寧合十五營衆數十萬金入襄陽境給事中常自藩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澠陳洽邦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孫守南陽賊勢日衆兵力日分賊二三十萬大小七十二營蜂屯伊嵩窺伺之間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所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　河南逸賊復入

漢中陷寧羌、轉入臨羣、庚申江北賊帥霍丘兵
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共七萬二千、九十三萬
六千、并發內庫銀二十萬齎赴督臣軍前、兵尚書
承疇統率大兵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剿除、期以
六月掃蕩廓清立頒上賞、如仍留餘孽、督撫諸臣立
寘重典、其進止一聽督臣機不中制、承疇率軍趨河
南、陝西賊陷靈臺、涇南賊分三道、一趨六安、一
趨夙陽、一趨潁濮、王良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
趙士寬俱闔室死之、丙寅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鄖

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有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為
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
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薪賊二十七人、力竭死、渠
掃地王太平王久席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
縱囚獲之、賊渠張蓋皷吹、坐堂上、杖容暄于堂下、殺
之、推官萬文奭等六人、武弁四十一人、俱殺士民被
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槃、燔公私邸舍二萬二
千六百五十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
龍皇帝、恣掠三日、戊辰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

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犇以筮蓍卜于神祠不利刻神像而去賊拔營南下沿途殺掠無遺遯盧州丁卯命洪承疇趣東馳勦寇甲戌鳳陽巡陷巢縣已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諸縣是日圖六合聚稗子百十環本焚之聽其哀號以爲笑樂又裸婦人數千詈于城下少有媿咀卽磔之攻三日而去出帑金二十萬助餉發太僕金十萬輸西安其湖廣餉十九萬資鎮篁等兵鹽課十萬貯淮揚以

防寇逸初兵部會戶部調南北主客兵七萬馬一萬五千每兵日銀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一束銀二分豆三升銀一分計五閱月約十一萬金云 戊寅江北賊自舒城抵廬江巳入其巢求免僞許之夜襲城城陷巳卯陷無爲州 洪承疇抵河南河南諸盜知承疇至又入潼關承疇遣副總兵秦翼明將昌以千二百人往戍西安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間道向山東趨徐州捍江北逸寇 庚辰江北賊滿天星張大受等攻相城不利賊渠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腋

夜走潛太諸邑、諸邑多山氓習獵、射虎豹、藥弩窩弓甚設、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西向麻城、抵漢口　二月癸未江北賊悉潛山乙酉陷羅田　命總兵曹文詔勦寇陳許、時湖廣撓賊、賊仍走太湖、攻陷之而河南賊迫于諸路兵、其在南陽者、遁應、隨駐裹陽、在汝寧者、則入黃州、而鳳潁賊入英霍、斬黃一帶、擾殆遍其在嵩盧、盩陝諸寇、密邇畿輔者、又折入秦中、約六七萬、西安諸縣、俱遭蹂躪、有四大營、北渡渭、窎剽邠耀間、其山西寇、則在平陽汾州諸縣、並野掠而去

寇助之　癸未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變疏聞、是日上當御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俱素服從事、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乙未命侍郎朱大興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協勦、承疇請四川撫鎮俱移夔門、達州進援襄漢、湖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鄖撫移駐鄖襄、漕督移駐潁亳、進援汝寧、歸德、山東撫臣移鎮曹濮、進援江北江南、山西撫臣移蒲州進援靈陝、陝西撫臣移商州調

度與安漢中河南撫臣移汝南南陽間保定撫鎮移駐鄖鄀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三月癸丑湖廣賊陷麻城　丙辰省臣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庚申靳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民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倡亂十二年陷十州縣其子日啖人心髮雙目俱赤　元是鳳陽賊犇

靳黃洪承疇次汝寧慮共再入江北令鄧玘扼之令曾文諭邀之應隨間又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率兵分駐信陽汝陽恐其入豫也　壬戌漢中賊陷寧羌

丙子總兵鄧玘爲叛卒殺于樊城玘無紀律所將蜀兵好淫掠俄騎營畔玘避樓墜火死舉營北嬴惟步卒未動洪承疇命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分領之是月給事中常自酪言皇上赫然振怒調兵北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刻四日而馬嫫至壽德圖解三日而鄧玘來賴亳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尙杳然至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賊桃而軍楡也唯皇上嚴飭之以伸軍法

四月乙酉承疇次汝州以各寇之復入秦也率諸將

自汝入秦、檄曹文詮以師會丙午承疇災靈寶、文詮自南陽至、以商雒爲賊藪、漢中興平、其寄境也、令文詮出閿鄉、直搗商雒、自馳與安遏其衝軼　五月甲寅曹文詮夜至五峪、寇伏險以誘文詮擊敗之、張全昌自咸陽出與平之東、老回回等拒官兵、營五十里、賀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承祥往東南邊其北走、夜渡河走鄜縣、承疇亦渡河追之、丙辰至王渠鎮、寇方下南山恣掠、賀人龍遽擊走之、追至大泥峪、寇舍騎登山、丁巳官兵至鄜縣之秦王嶺、值寇張全昌擊敗之、自是商雒之寇、迎終南山中、餘寇西奔興平、蓋冬春之間、寇奔豫、奔楚、奔江北其勢多而且散、至是寇又悉萃于秦矣　六月壬午下河南巡撫玄默于獄、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官、議罪以庸懦玩寇也、以丼學濶巡撫陝西、乙酉秦賊擇天動襲陷西和、丙午總兵曹文詔至娑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鬬、前後殺賊萬計、爲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　秦賊在晉者、巡撫吳甡會兵逐之、走河南、推顯道神活地草鄉里八三營留晉、甡方謀

合兵勦滅會西入塞欽兵防河賊復熾
亥秦賊陷澄城　八月壬午陷咸陽　丁酉商雒寇
復入河南犯盧氏　癸卯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
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
便宜行事尚制中原洪承疇勦寇西北象昇勦寇東
南如寇入秦象昇進兵合擊　十月壬辰老回回襲
陷陝州　乙巳上下詔罪己進居武英殿減膳徹樂
除典禮外惟以書奏從事以示與行間文武士卒共
苦相同之意　先是賊翻山鵝降于承疇賊首闖王

退屯乾州承疇令降賊翻山鵝說之不聽南走武功
承疇追擊敗之闖王率大隊自盩厔武功分道渡河
十一月辛酉河南賊焚關廂而西老回回犯南郢
秦賊一字王等部衆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
潼關出犯閿鄉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漏四十里
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左良玉與總兵祖寬
兩軍相隔東西七十里遇羣山頭不敢邀擊賊抄掠
諸路截燒糧草諸軍乏食秦賊屯于鄜州綿亘百里
已未祖寬破賊整齊王千九萬賊潰而為二東走

偃肇南走汝州丙辰羣賊大會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里祖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餘級羣賊敗衄東南竄光固入霍丘進逼鳳陽淮督朱大典率兵馳壽州十二月乙酉賊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礮二十座攻城然二礮城拉然崩頹城中頃刻火作賊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漢中羣賊會于漢南戊戌雅黎將羅于萃連擊敗之窮追賊于子午谷奪其所掠子女二千口賊犇僥風關　庚子江北賊陷巢縣舍山遂襲陷和州

九年正月丁未總理盧象昇師次于鳳陽諸道兵畢會　壬子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營數十萬攻滁州環山爲營包絡原隰百餘里行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太鼐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輒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頭火輪巨礮相續發訇轟毀諸山出賊不意縱將士奪其雲梯燔之賊衂者衆斂兵稍退夜復進攻掘爲支河洩濠以涸之賊騎黑牛渡河城土連礮擊之賊死益衆　癸丑賊退掠郡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面沓淫之已盡斷其頭孕者則

剖其腹、瘞鬱攸、楢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血穢淋漓、以厭諸鰕、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呼向城、城上燃鰕、鰕皆迸裂或喑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間圇膃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鰕皆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　甲寅、盧象昇合諸道兵馳援滁州、祖寬以闕遼勁卒為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為後勁、躡卒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味爽至城下、賊以雲梯魚麗肉薄攻城、巳噎、西北兩闕羊馬墻賊多空營出掠、塵起、大兵至、賊不虞也、祖寬躍馬而進、賊羣起接戰、諸將竝至、戰于城東五里橋、官軍踴躍爭奮、賊大潰、象昇麾諸軍追之、逐北五十里、積屍相撐柱、獲其器械甚衆、斬級一千二百、朱大典遣副將楊世恩、復截之于定遠、斬六百餘級、其東竄者、劉良佐扼之于廣武、賊遂西突池河、乙卯、賊自池河別道出東岡、守禦劉光耀等以五百人守東岡、賊萬衆爭至、孤軍格鬬久、光耀等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裳旂幟渡河、守者不覺也、既畢渡、賊乃奪路而走、江浦提督總兵杜弘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

丙辰滁州潰奔諸賊西向鳳陽犯園陵漕撫朱大典總兵楊御蕃列營陵牆守甚嚴賊不敢攻遂西渡河焚抄懷遠　丁巳棗陽土賊廖三袁世儒李玉石以牛酒迎河南大賊張樂高謙連騎入營　癸亥江北賊紫薇星陌懷遠甲子朱大典兵至懷遠賊焚廬舍北渡己丑陌靈璧進逼泗州　副將祖大樂敗賊于永城斬賊首混天王奪驢馬萬頭　鄖襄賊焚穀城土民空城走　戊辰江北賊陷蕭縣　已巳陝西賊陷麟遊　滁陽敗北之賊祖大樂再破之于永城猶

銳散亾大半東奔宿州突入沛縣焚僇婦監不遺噍掠丁壯入營中　壬申河南別賊陷閿鄉　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土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于闖勢曾無損也今秦賊在宜君鄜州不過闖將當責成秦撫豫賊在河南汝州者止老回回敗賊當專責豫撫而督理兩臣宜令尚圖闖王在承疇以王承恩孫顯祖等邊兵川兵二萬出關由汝魯疾趨光固遏其後在象昇以祖大樂祖寬等關兵堂

兵二萬由息潁奔英六、截其前、淮撫朱大典提督楊
御蕃等屯于廬霍、防其東突應撫張國維以計自強
等屯于潛太、防其入安慶楚撫王夢尹以黎翼明等
屯于麻黃、防其南衝、唐鄧隨棗之間、則責鄖撫宋祖
舜若猶獸合圍則賊自無所逃賊渠殲而餘賊自成
破竹矣、　閣王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
州、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一字王曹操掃地王五
營由歸德趨開封、至石家樓、辛未祖大樂潛師歸德
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渴賊于雪園、既戰、
佯敗、賊爭先馳逐大樂鳴鼓舉麾、東西兩翼突
出攻賊、賊驚大亂、官兵三面奮擊、斬首一千四百餘
級、　鄖襄賊分爲二、一往均州、一入四川、乙亥犂
賊大會于蘭陽、盧象昇駐師壽春、二月丙子、賊陷
潛山、已卯陷太湖、　鄖襄賊犯竹山、竹山自崇禎七
年爲賊屠陷八年十月知縣黃應鵬僅棲草舍數椽、
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遂入據城、有儲糧六百
石、盡爲賊有、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　山西饑、
人相食、　井肅總兵柳絡宗敗賊過天星于西寧州、

渦大星合九條龍等入營西掠蘭河南擾會寧洪承
疇檄左光先與紹宗合兵擊之絕其西奔賊復自萬
安走鹽池兩軍力戰破之賊窮蹙請降陝西巡撫其
孳濶受其降安挿其部數萬人于延安寧延河劫掠
如故　三月丙午山西賊陷和順　兵部奏賊在秦
豫山中聞其向來糧餉多由浙川水運以通荊襄貢
賦可艘而致之宜遣將往浙川斷寇轅可　丁未賊
九條龍張肚子從南漳柳池陷穀城官山逼保康二
千里焚掠靡遺庚戌陷竹溪房縣知保康城空不入

總理盧象昇率諸將追賊至穀城丁巳賊走鄖州官
軍三道並進大霧賊逃道不知兵至倉猝接戰奔山
官軍蹙之賊顛而墜者無算殺賊將黑煞神飛山虎
追奔數十里屍填溝塹時河南巡撫亦討內鄉淅川
餘寇祖寬李重鎮兵由荊門達荊州防其奔軼會秦
翼明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江北賊略
盡河南賊少大寇俱遁秦楚兩山之中象昇言秦豫
楚大山綿亘千里賊出沒無端若奮勦窮追何地可
歇凡崇岡峻嶺密箐深林扳木懸崖日行三四十里

馬不能進、人苦于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糧無從運、車驢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來往、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贍、十日而二斗之糧盡毋論此十日內、週賊勝負、而以千兵入、須千人肩運萬兵入須萬人肩運、即賊不出而俱歸于盡矣。唐王聿鍵奏南陽洧儀、有毋烹其女者　癸亥陝西巡撫甘學淵前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　乙丑賊闖王蜈子塊自興安入漢中、　甲戌撫洽鄖陽宋祖舜前籍、以追寇失利、仍其符印、　四月以苗胙土撫洽鄖陽　免上津等十五州縣田租　辛丑總理盧象昇會師次于洛陽　五月癸丑下詔大赦山陝脇從羣盜、令地方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　是月陝賊過天星復叛于延安、謀渡河入山西、李自成老回回混十萬等數部、自楚豫入南南雄南大嶺、總兵秦翼明擊賊南漳山中、敗之、總兵俞沖霄擊賊安定惕捷輕進敗沒、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賫諭招撫羣盜、　六月乙酉洪承疇上言秦中兵今實數共騎步一萬三千有奇、俱選川兵五千有奇、俱步卒、專監田

商雒等處堵勦、秦豫接界之寇、先是闖將李自成衆、約三四萬、混天王衆、約二萬、過天星滿天星衆、約二萬歷次勦散混天王逃延綏定邊、勢孤、復合闖將過天星滿天星等、合奔延綏等處、猶可督責收拾、闖塌天闖王蝎子塊俱出郧襄、已痊興、安陸、中進則入三秦退可犯楚豫、亟宜合兵湊餉力圖殄勦、七月癸丑陝西賊賊成縣　壬戌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于盩厔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傑干南、蝎子塊走河西、八月庚辰老回回妖開封西關時羣盜出沒豫楚間、屢剿散而復合、九月京師戒嚴、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癸亥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初象昇方追賊至郾西、聞警、以師入衛、遂有改督之命、特闖王已誅、蝎子塊已爲象昇追逐入秦、河南少寧、自羣盜擾河南北者三年、次河千里、鷄犬無聲、闔市盡空、荒村深谷、殘黎多夜伏豐草深林中、採野穗以食、田壟間、飢木柴槎皆成拱矣、虎狼千百成羣、杳非人境、賊既無可掠而象昇合大軍于中原、羅而殲之、羣盜盡入楚、楚悉銳

以相持及是象昇既以關遼之兵北去、老回回等盤踞鄖襄間、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斬黃六合懷寧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于儀揚矣、　壬戌寇至扇氏、甲子至登封、至汝南于是寇復入河南矣、　已巳以兵部侍郎、王家貞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　十月甲申、河南賊陷襄城、　漢南賊陷城、　十二月以鄖襄賊逞、罷撫治都御史苗胙土以陳良訓代之

十年正月丙午老回回等趨桐城　丁未總兵秦翼明逐賊于麻城黃岡間、敗之、老回回所部整齊王八大王九營潰而為四、一支走羅田一支走圌風鎮一支向蘄水一支趨岐亭、闖塌天等諸賊、分兩路至江北、一自桐城犯廬江舒城、一由光固踰霍山六合東行、各分為數十股分擾江北、戊午淮撫朱大典馳赴之、時諸賊混天星侵轶商洛、李自成縱橫西安、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其餘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亦自光固而南會

之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甲子別賊自瀕亳趨滁州、營火夜燭數十里、羣賊會之、至池河、禮醮于大山寺、薦拔亾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山、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搶而立、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大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闖塚天于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葱新來虎、賊至英山分營山險伐竹爲筏、謀渡江潛竄大山中、張國維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發、懼入山險、屯于舒城、逾月擁降丁萬人、軍中婦豎數千、爲營壞數十里、所至焚刼、壯丁衣緋橫行、邨集爲虐、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颺出境、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嘩而西歸、給事中凌義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發賊自贖、乙酉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閏四月壬寅以熊文燦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陝川湖軍務、督勦流寇時文燦新平闖蔡、有成望故有是命、大旱、羣盜盤踞江北、老回回等八營、謀避暑六安、乃散入潛山太湖諸嶺蔭林樾以息馬時出抄

掠、因分屯酔石嶺諸路、離安慶四十里而軍　河南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　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有晉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等語　五月鄖襄賊犯荆州、焚荆王墳園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泰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　丁亥江北賊陷六合遂圍天長、八月戊申賊突入鳳陽掠械器而出渡河分往河南泗州、十月陝賊過天星同李自成入蜀混天王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蜎二賊于廣元斬首千級、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勦寇之期、令秦撫斷商南雒南鄖撫斷鄖西楚撫斷當德黃州安慶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應撫截潛山太和江西撫截黃梅廣濟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州靈寶保定撫扼渡延津一帶總理熊文燦提邊兵太監劉元斌提禁旅、豫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兵合勦中原從之、癸巳江北賊陷靈璧、十二月禁軍大集于襄陽、賊盡走鄖西、乙巳以戴東旻爲都御史、撫治

鄖陽、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剿河南寇、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
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
守河南任學欲薦故丹徒縣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
不足恃、盛稱文吏原有奇才可以禦寇、故有是命
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言臣任清澗知縣于兵情賊
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
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
賊之失時在冬春若太賊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
文詔等奪門砍殺而嘉胤鑽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
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搗神一元破寧塞據
其城、左光先等數戰而一元亦譚雄破安塞據其城
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
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
未至旋即解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
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
竟賊眞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率擊我兵攻
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

道閉、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月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塹圍、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壘、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堵有利有不利也、今若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彼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番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敘總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賊不孥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四月丙申奪總督洪承疇尚書爵仍以侍郎總督總兵左光先曹變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　六月逮湖廣巡撫余應桂以方孔炤代之　八月總督洛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畧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癸卯江北賊陷睢寧曹操會羣盜過天星托天王十次王整齊王小泰王混世王整十萬羣眼于陝州遂南走內鄉淅川犯襄陽　九月庫帥熊文燦次于襄陽甲子遣副將龍在田遊擊華里眼射場天于雙溝大破之老回回等追逐數十里斬首六千級奪其牛

馬騄鵠琅羣盜披靡四逸曹操獨留內淅山中勢孤
守險自保文燦檄呂貝王洪範進兵淅川招安羣賊
十月京師戒嚴名孫俏庭于陝西名洪承嘯于三邊
于是承詔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
曹操聞之謂爲勦已也率九營從郟陽淺渚亂流而
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
爲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俱就撫文
燦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于迎恩官署授操
爲游擊將軍供億比備曹操名羅汝才　庚戌以工
部尚書楊鶴總督陝西　羅汝才既撫分屯羣賊
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
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爲羈縻檄汝才
解散脇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郟
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
城汝才遥與爲聲援　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
過天星十數大名近以理臣襄陽之捷回革東逸曹
操就撫分插其衆于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
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叅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

城屢檄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粟秋之糧稍不遂
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
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鄖地四面合
圍有釜魚穽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
臣發素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渠魁授首脅從盡
散此實蕩平之機也 十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
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聰辭上不許尋逮傳庭
繫獄

十二年正月癸未慰撫河南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
河也以李仙風代之 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
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 老回回既東奔請降于
監軍孔貞會未決華裡眼射塌天等東走合于混十
萬分掠信陽光山 三月羣盜集于陝始東之相河
河上之兵嚴守不得渡羣盜乃趨六安息馬茶山以
避夏 庚午逮河南總兵張任學 左良玉大敗河
南賊于內鄉上聞其多兵淫掠責之 四月戊子撫
治鄖陽戴東旻免以王鰲永代之 辛卯左良玉再
破射塌天老回回改世王于河南之鎮城射塌天乞

撫連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承聽　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會兵靡額壘賊舍卒接戰諸大軍擊之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險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　庚戌射塌天李萬慶率其衆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良玉言于文燦文燦署國能爲守備其黨散去七千餘人賊渡淮走光山或走黃州境華裏眼走商城　六月張獻忠復叛于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七月二賊合于房縣左良玉追及之大敗而還良玉失其符印事

文燦任仍視事降良玉職戴罪殺賊　安慶巡撫[illegible]法以憂歸　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償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許慰勞之　八月壬戌命大學士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格金四萬賞功牌于五百緡綵緋絹各五百　九月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酌賜詩勒詩于各文廟嗣昌南征會兵十萬本折色銀二百餘萬兩　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

文燦軍中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　內子拜左
良玉爲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
辦賊爲請于上故有是命　老回回華裡眼左金王
南營四股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寨突犯安
慶桐城諸路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賊
每避兩軍賊多購蘄黃入爲間或攜藥囊著蔡爲醫
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爲乞丐戲
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
毒流四境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

十三年正月乙丑逮湖廣巡撫方孔炤命宋一鶴代
之　閏月督師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
前監紀從之　二月甲子給楊嗣昌萬金賜斗牛服
又賜海騮馬一棗騮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陽調兵
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　辛
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　三月丙申嗣昌次荊
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
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
將之　四月罷鄖撫王鰲永以袁繼咸代之　五月

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襄門
癸未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
州萬元吉與合兵以舟師由巫山上三峽賊十三哨
過瞿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爲殿官軍遥望不敢擊賊
循河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會
于夔州副將賀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
丁思得總兵號名以統轄之捷春爲請于嗣昌初嗣
昌以良玉兵強足破賊表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進止
多不從節度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人龍易之後不
果人龍始怨　羅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官軍分
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垓擊過天星于鄭家
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羣盜既困誘奪尖山西走
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會陝西
副將賀人龍李國奇之師赴之賊以奇兵攻尖山寨
人龍等諸軍齊呼齊進入賊陣斷賊爲二賊皆騎陷
泥淖不得馳川兵跳澗谷類猿猱賊潰自相騰踐斬
首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奪甲仗馬騾無
算賊退屯牟橋四出抄掠石砫兵邀之于馬家寨復

斬首七百又追破之留馬垭斬賊首東山虎　庚子
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山頭張幕魚鱗相掩譽諸軍
分道並進南山賊拔寨起先走北山賊馳而下逆擊
官軍諸軍薄之賊不能當退守山巔不動官軍仍分
兵疾走繞山後前後齊登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
下馬人曳草嶺一量緣山逐賊自龍溪追殺四十里
斬首千一百餘級賊走營仙寺嶺癸卯諸將會秦楚
蜀兵擊賊于嶺上諸軍雲合賊營大亂斬首千級秦
兵奪羅汝才大旗擒其老官隊副塌天賊突圍遁走
七箐坎入于乾溪　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關城
羅汝才老而滑多機詐過二星多擁徒衆二賊以智
力相倚至是屢戰不利謀歸楚以瞿塘水漲不得渡
反走下關城巡撫趙春檄總兵嘉棟副將廖元雲鳳
以楚兵自夔州出雲陽邀其前監軍元吉督人龍等
將秦師間道疾走先出山以截之夔府山溪險隘七賊
連營數萬林樾不能勝營帳酷暑炎歊毒人馬矢重
達數十里蚊蚋噆草間人馬俱病羅過分道西行汝
才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罵五營走雲陽尖

山嶺過天星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伺會于開
寧戍中人龍等追賊至七曜坎賊簡兵銳爲殿以挑
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擣其中
堅賊逾山人龍亦逾山夜抵馬溺溪壁城壘而軍
是月江北賊陷羅田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肆
毒姦宄出沒尤善偵走如官軍在汝潁襄德彼奪鳳
陽臨淮一日一夜兼程行數百里光州固始爲吳楚
往來之要地宜設一道臣于此此亦扼吭之計也然
賊分則寡合則衆書則賊驕相顧夜則賊營遠哨且
日馳二百里酣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卒勇敢剽
悛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恤民寬鄉與
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王將王將以邀監紀不
知遂奏其功此弊蹤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六月辛亥賜襲賀人龍等諸將薄賊營賊奔已疲秦
師三道俱進大噪騰而上賊驚潰秦蜀軍爭逐之斬
首千二百俘六百人赦其俘一桿餘自來虎伍林三
人隸爲軍鋒王子秦軍踹賊而前度賊必設伏以邀
我遣都司李仲興高光榮勒輕騎先往人龍國奇潛

以大兵繼之二將已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二將戰方酣入龍國奇麾兵並進噪而揚塵聲動山谷圍中奮呼以應之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十六人羅汝才精騎二千餘二旦之內俘其部曲四十人斬戮無算精銳殆盡衆猿猶東走與四營合保其婦孺萬人走大寧之小嶺諸將扼之于藥東已卯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屯南壩知羅汝才東竄而楚蜀兵漸逼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連營躡賊及之于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于臨江斬首三百餘張應元窮追至寶山遇賊百餘騎擊殺二十騎餘騎皆大呼驛甲渠托天王常國安請降應元止兵裂白作書令國安所部抓地虎馳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爲信乃降也抓地虎竟命庚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遶止百餘騎來者七十五騎皆關西健兒常爲楚師軍鋒辛酉過天星西走諸軍拔營逐之至新寧西關外賊騎三千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陣亂馬竄禾中泥鷺踐相騰踐官軍儻而射之追奔

二十里血流稻畦泥徧赤酷日炎赫刀甲皆生烟諸軍以泥滑不得馳飲兵壁于屍烈鋪諸軍其獲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鍾金狗兒奪馬驛三百過闕

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進逼之丁卯常國安前驅遇賊川楚兵並進斬首二百餘奪其營賊奔袁蟠驛設伏溝澗中嘗北出林間如星者二十里明日應元等前驅搏戰令常國安高守達統谷中擣其脇賊伏殘戰方接國安突出四圍奮呼賊驚墜山澗其斬首九百獲甲仗弓矢無算生擒滾地狼等一十七人降其官隊可无虎等四十人庚午賊自袁蟠東奔開縣至高城諸將分營出戰嘉棟將中軍副將羅于琴將左軍降將楊旭二將虎將右軍戰于城下賊敗走大昌七月羅汝才小秦王土天王混世王一連爲連營踞大寧監軍元吉在夔遣守備劉正國及羅營降丁伍林九其營將王香柏坪之役殺我楊羅二將或不放擄正國東走聲言詣夷陵乞撫于督師先是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常懼爲所并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于嗣昌汝才殺伍林劉

國正東走巫山左良玉兵分屯興房二竹間汝才屢敗竊羽多降勢益孤而張獻忠時在巴巫與良玉相持謀西走汝才遂合于獻忠謀渡川西走過天星對常安素與獻忠有郤前在新寧諸將招之過天星對常安國曰作賊非本懷諸將驟攻之狼狽東走聞羅張既合益懷不竝立之勢決計歸命左良玉乘勝移師擊之過天星對常安等相乞降嗣昌令良玉撫其衆七千人簡其精銳隸良玉軍中安其老弱于鄖西以降將掃地于李萌王隸監軍元吉登相溝人　八月癸丑

元吉還降丁入羅汝才營嗣昌復命降將金超鵬所部飛上天入其營招之汝才遂逃未決時張羅新令獻忠慰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毋為官軍所獲且日闖部已俘過天星闕下矣元吉請檄左良玉勞惠登相至陳前招汝才汝才必聽嗣昌不從汝才降意遂絕饑民復相煽為盜嘯聚太行山所在蠭起應之

江北賊韋裏眼左金王宋霍太閒上命太監劉元斌監禁軍六千馳赴河南江北合皖豫兵討之禁軍擊破賊于霍山賊竄走尋陷麻城黃梅　是月發

倉賑河東帑金三萬賑眞定山東河南饑民　給事中戴明說上言荒極盜起蠭動疊告畿輔淮陽陝西中州所在不一皆緣撫按有司素不休養饑荒不卹指徐無策迨盜起議勦然于鋒鋙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餉又于追呼者此百姓也今乞責成撫按諸臣以卹荒弭盜爲第一事上是之　九月止諭河南總撫邮珍、弭盜爲第一事上是之　九月止諭河南總撫誅勦以平賊爲功不必屢報捷級無裨掃蕩丁亥河南郊縣盜李際遇申請邦佐張鼎鄂至五萬總兵王繼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三千餘須

追至尉氏　已丑嗣昌屯巫山先是閣劾敗伏深箐中聞過天星降盜懼嗣昌遣人招之閣乘見諸降將効力軍前遂來歸與其黨王光恩謝昌于巫山卅犬率其副楊光甫等數人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昌撫慰之給以銀幣光恩延安人先前鄖陽人所部六千殺傷散亡已去其半存者三千乃簡其精銳建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闖索惟汝才合于獻忠其八柱發伏降突嗣昌飛章以聞敘賚文武將吏有差

回左革諸賊走英霍逼鳳陽　是月秦師大破賊于函谷斬首數千誅蝎子塊餘賊分竄延安慶陽

十月嗣昌在夔州令楚將王允成楊文富自巴巫趨當陽東勦　回革趨楚撫軍宋一鶴赴蘄黃協勦命諸將分屯襄鄖承天諸扼要　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獻賊于梓潼陷陳被擒賊尚之監軍元吉僉邮其妻子于夷陵　十一月陞陝撫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　河南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李建武擊河北賊于桑園斬首一千三百餘級

二月楚豫皖兵大集回革懼而乞招撫丙辰監軍員外郎楊卓然入二賊營議之　是冬闖賊回于崤函蝎子塊餘黨賊滿天星張妙子邢家求及闖賊部將大天王鎮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路星相繼蔣降闖賊潰圍而出　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南土寇並起自真定至河上道路梗塞開州人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營時中最桀自號小袁營以別之諸賊各有衆數萬惟時中最桀

黠、擊賊相繼敗死時中走河南、

十四年正月甲辰山東土賊李延實李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東平東阿張秋肥城所在皆賊兗州二十州縣、一時嘯聚響應、惟濟寧滋陽無盜京畿道梗、省直餉銀數百萬俱阻于兗州東平州吏胥倡亂迎賊入城掠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撤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　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鄧聚數千人封丘知縣蘇茂相擊破之二月丁卯河南土賊陷新野　張獻忠羅汝才俱自入楚、惟搖天動留川東、萬元吉留秦蜀兵千八百人白帝神女之間絕其入楚路　戊午河南土寇亂鏘子一斗穀諸盜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　山東土賊留東阿汶上時東窓益熾徐德數千里自骨縱橫、又旱荒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　薊左諸賊因張羅遠竄豫皖之兵四集急而歸款楊卓然議撫之潛太閒二盜實無降意借款以緩師而公行肆掠卓然每左右之以塞人責及闖獻酋襄維革左遂承機復熾倚山剽攻部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路鎮撫

兵進英霍以討之　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于山東以防盜　丙寅河南土賊孟二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斬孟二　三月華山東巡撫王國寶職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剿曹濮賊　是春招安內丘山西餘寇　華左賊王登聞獻忠東來走麻城以勾之湖廣巡撫宋一鶚聞之渡江進兵屯斬州擒賊諜焚舟斷渡　五月設徐隨通津四鎮以護漕以東寇熾故也　河南土寇袁時中聚衆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自宿亳入蒙城土豪舉盜蟻附之

丁丑朱大典率諸軍擊敗之率衆保險潛棄牲畜晉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五十里賊竄逸深林良佐分輕兵追捕明日及賊大隊賊方扼險拒守官軍以火砲奮擊之賊大潰自義門至界捕二百餘戶撐交橫棄仗滿野陌賊或自經林間或自刎餘或降或逸其士萬衆鳥獸散聞中以數百騎宵遁北渡河走入河南所獲仗甲矢山積　泰安土寇十餘萬掠寧陽曲阜兗州所至婦屋廬掠婦女賊蒙婦女以甲冑執刀仗爲爲男子守營賊則四出

焚掠聞青州兵至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傻嬰稚不遺　庚子犯徐州北關焚之抄掠至揚州南泗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入東平州豐縣土寇千餘萬圍縣城徐州賊合之攻城愈急東平賊首李青山屯于梁山　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饑盜　庚戌華左諸賊陷衢松英山朱大典駐師壽州造長槍三千長丈二尺鳥銃三千大閱諸軍數萬人刻期入山搜剿賊方分掠諸縣聞之盡合營屯潛山　七月庚辰華左陷潛山遂圍廵城督師丁魯

寧大破賊于麻城斬千二百級賊解圍去　九月羅汝才自南陽趨鄧浙以合于闖賊時獻忠大敗于南陽其衆散盡闖賊踞河雒有衆五十萬故汝才往附之　張獻忠敗朝命于回華左諸軍同入霍山扼險拒守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于鳳陽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晝閉縱諸軍大掠殺撓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　張獻忠糾合回華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闖賊於河南　十一月襄城守將李萬庚

沒于賊萬慶乃降將射傷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圍
賊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
十二月傳制朱大典受命督賊事辦五營縱賊流
毒全無一効其黃華職聽劾以高斗光提督鳳陽兼督
皖楚軍會剿
十五年正月丙子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
舉人乘饑煽聚數萬人屢寇兗州給事范淑泰魯府
左相俞起蛟拒之爭青山　辛巳左副陷潛山壬午
陷巢縣　二月左華陷全椒　三月丙子華左老回

同五股合步騎數萬趨壽州復以兵合獻忠攻大安
袁時中亦會之時中旋合于閬　五月丙子華賊陷
無爲州士民投河自沉者亡算　潁州參將李栩大
破左金王于壽州　癸巳左金王合同華連營趨潁州
以報壽州之役也李栩偵知之分布步兵伏城東南
二十里栩以騎兵迎擊戰于城南樊家店伏兵繞其
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六月華左諸賊復入六安
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庇夏秋寒復出歲以爲常安慶
州縣幾破者半官吏咸攜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榛

塞路人烟久斷華里哏入舒城屯於板山　癸丑詔
逮安慮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斗光入京馬士英
提督鳳陽軍務　七月甲戌華賊毀廬州城　八月
回華左連營光山羅山一軍掠信陽一軍出麻城仍
與獻忠合軍　保鎮遊擊趙崇詔與賊哀時中講撫
于夏邑爲賊所給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其投誠
自新時中出不備突入蘭縣執知縣岑去　九月老
回回分兵犯蕪湖掠桐安華左犯潁州旋北合于闖
十月戊午詩隆軍太監劉元斌以征勦縱軍焚

自成令其渠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一龍至黃阪
阻水不前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先見羅汝
才自成大恨之始忌汝才　河南土寇蜂起大者李
好孫擧禮李際遇等各數萬小者亦數千　十二月
袁時中東犯鳳皖
十六年正月左良玉率衆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
掠江南北流土寇降將叛兵自貴小秦王托塔王劉
公子混江龍管泰山等所在蜂擁俱自左兵攻剽南

都大振南都留守諸軍盡列于沿江兩岸不問爲兵爲賊進兵擊之斬千人良玉列狀止兵部自白兵稍戢羣寇始盡散　二月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王時湖南諸蠻獠皆伺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于闖賊　三月癸卯闖賊襲殺華埠眼左金王并其衆時羣賊俱歸闖賊聽約束無敢異同惟革里眼恃其衆意不相下闖賊置酒安左革殺之席上革里眼各賀一龍　闖賊在襄陽命羅汝才竇郎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闖賊　四月甲子朔闖賊

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軍皆譁闖賊以犬隊兵脇之七日始定所部多散亡降于秦督孫傳庭汝才延安人賊中號爲曹操以其多智而狡也初隸賊首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汝才戰士四五萬戰馬萬餘騎馬騾駝養不下四五十萬闖兵長于攻羅兵長于戰相倚爲用汝才老而猾嗜聲色每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數十人後房數百女樂數部所至華侈珍食山積酣燕歌舞闖賊每嚙之曰

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玄珪爲謀主每事取決焉闖賊并殺珪　五月闖賊攻袁時中殺之初時中困于
陳蔡間闖賊過而招之許配以女遂爲闖前鋒時中
畏闖之强非心服也時中叛而他徙有衆數萬擾潁
皋時通欵于巡按蘇京然終無降意也扶溝諸生以
闖賊命招時中時中執送于京斬之復擒闖賊遊騎
送于京闖賊大怒以兵二萬攻時中殺之小袁營遂
滅于是秦中逢蝟起之賊大半降于宮軍其强者俱爲
闖賊所併至是而盡惟老回回遂爲闖賊所部老回

馬守應自後止闖獻而大賊陸沉中原矣

谷應泰曰天禍人國延安盜起揭竿響應所在
縱橫亦猶樊崇赤眉王莽弄兵于莒而逐安徐宣引衆相
附韓扳陵墓黨于沃野而二夏幽涼扳者蠭發
此雖同惡相濟實繁有徒良亦鋌而走險短于
撫御也方饑民王嘉亂之倡亂也自成輩從之
而白水王二邊盜苗美等往往合潰兵以應假
令汝賊發河內之粟秀實定郭暧之軍則解甲
歸農賣刀買犢匪異人任也奈何應變乖方蔓

延莫制嘉徹擒斬之後分顯道神活地草等爲
三十六營而混天星侵軼商確過天星盤據洮
隴獨行狼屠毒漢南蜎予幍焚掠河西中原版
圖蹂躪盡矣比之苞蘗不剪流爲臃腫疥癬不
治結爲大疽以至匠石輟斧而踧踖扁鵲望色
而却走嗟乎豈不慨哉乃墓盜之最可恨者窮
則乞降勝則狂逞此則投誠彼即負固以故羅
汝才之入巴蜀也八部投戈李自成之困崤函
也九軍歸命及乎孫傳庭盩厔之戰擒闖王以

獻俘劉良佐左良玉義門之戰破賊兵二十餘
萬此何異李固之入荊州度尚之臨艾縣而乃
擯陷雖多卒清難奏考則以分閫之事權不一
前門拒虎而後門進狼行間之款附非真豺聲
已成而鷹眼不化也至于十五年之後袁時中
既滅老回回并營而弱者半降于官軍強者悉
隸于閫部究至公私塗炭宗社淪胥論者咸謂
自成之罪上通于天而亨未嘗不嘆息扁恨于
羣盜也譬猶毒焉木焉獻忠豕之自成豺之實羣

盜攢穴之賢猶逐鹿焉獻忠摘之自成攫之實
羣盜聚踣之葢自成者鴟張之孽而羣盜者蟻
附之妖自成者肘腋之憂而羣盜者腹心之疾
矣若夫懷宗滅膳撤懸則奉天之德音也常自
裕合圍獵獸則楊侃之奇策也奈軍士曾無激
勸輔幹絕不奉行卒之周鼎既遷庭堅不祀豈
罪已之詔驚者克耳血決勝之條談者掛壁歟
嗚呼秦并之亡關外俱爲敵國隋國之末山東
悉屬寇壤懷宗志在蕩平而禍同焉裂以彼羣

